

[日]

樋口一叶

／ 著

朱园园 / 译

青梅竹马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青梅竹马

[日]

樋口一叶

朱园园

/ 译

/ 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2014·沈阳

© 樋口一叶 2014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青梅竹马 / (日) 樋口一叶著; 朱园园译. -- 沈阳:
万卷出版公司, 2014.11

ISBN 978-7-5470-3237-4

I. ①青… II. ①樋… ②朱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日本-近代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日本-近代
IV. ①I313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05666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45mm × 210mm

字数: 200千字

印张: 9.25

出版时间: 2014年11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于跃

责任校对: 杨顺

封面设计: 棱角视觉

版式设计: 鄂姿羽

ISBN 978-7-5470-3237-4

定价: 28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090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050

传真: 024-23284521

E-mail: wanrongbook@163.com

网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一叶扁舟孤影单 凝眸红尘道浮生

(译者序)

1872年(明治五年)，樋口一叶出生于日本东京都的一个下级官吏家庭，是五个孩子中的二女。她的本名是樋口奈津和樋口夏子。父亲樋口则义鼓励喜爱读书的一叶念书，但在母亲的反对下，11岁她便退学了，直到14岁，她才在父亲的安排下进入特权阶级的私塾“萩舍”，学习和歌、书法和古典日文。然而命运多舛，一叶先后经历了长兄辞世、二哥出走、父亲病逝、未婚夫毁约等变故。17岁的她不得不为生计奔走，做起洗衣、缝补等杂工。此时，她的一个女友因发表小说而赚得丰厚的稿酬。这启发了一直酷爱文学的一叶。1891年，19岁的一叶跟随后来与她相知相恋的朝日新闻记者半井桃水学习写作，以“一叶”的笔名发表了处女作《埋没》，并以《雪天》《琴声》《暗樱》等小说登上文坛。然而这段恋情却为保持名节而结束，一叶再一次经历了爱情的苦楚。

21岁的一叶一度中止写作，搬到贫民区经营杂货店。这段经历让她结识了许多下层民众和卖身女孩，她的写作风格和内容也随之发生了重大转折。此间她经常到图书馆借阅《万叶集》《古今集》《新古今集》等古典文学作品，为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。1894年，一叶搬回故居，开始创作备受赞誉的《青梅竹马》。

1896年4月，一叶感觉到身体有恙，8月，她被确诊为肺结核，11月23日，24岁的一叶辞世，被安葬于东京都杉并区的家族墓地中。

才华横溢的一叶19岁立志从文，在“一叶的奇迹十四月”中写出了《大年夜》《青梅竹马》《浊流》《岔路》和《十三夜》等笔

调清新、韵味醇厚的珠玑之作，轰动了日本文坛。她有着“近代日本的紫式部”的美誉，感情在她笔下是平淡隐忍、不可言说的。她的文字里极少有激烈的控诉，更没有大喜大悲和生离死别，只是在素淡的笔墨中渲染出氤氲的诗意境界，铺展开一幅幅明治时期的风俗画卷。然而她热闹的浮世绘中却始终弥漫着淡淡的忧伤，仿佛有人在热闹的街市中哼唱着一曲哀而不伤的和歌，而就在忧伤达到即将爆发的时刻，她却硬生生地把这感情按了下去，这一按，便足以让人回味一生，也正是这一按，成就了她瑰丽哀婉的文风。

一叶并非天才，然而她和她的文学却是日本文学史上真正的奇迹。出身贫苦的一叶与日本同时期有影响力的大多是贵族出身的“闺秀文学”流派的女作家们不同，成名后她也一直未能摆脱贫困的纠缠，逆境中的苦苦挣扎令她的目光更加冷静深邃，能将“女性在当代社会中的悲哀、无奈和愤怒”的主题冷凝在自己作品中，揭示出女性悲剧命运的深层社会原因。然而天妒红颜，才华还未及完全展露，她二十四岁的短暂灿烂却又饱经忧患的生命就逝去了。一叶如同富士山下的凄美的樱花，尽管柔弱不堪，却在最美好的季节傲然绽放得宁静热烈，又在最美丽的时刻洒脱地绝尘而去，安然接受命运的无常。读她的作品，如同品她的人生；读她的寂寞，仿佛在熙熙攘攘的红尘烟海中浮沉。

与她贫病交加的一生形成巨大反讽的是，若干年之后，她的头像被印在了5000日元纸币上，以此缅怀她对日本文学、文化的卓越贡献。如此的哀荣，或许可以算是对她的一种安慰和补偿吧。如今，纸币上的“她”重返凡尘，用看透人世的慧眼，凝眸打量世间悲欢离合。

目 录

001 \ 青梅竹马

061 \ 十三夜

083 \ 暗 夜

117 \ 大年夜

137 \ 浊 流

179 \ 岔 路

193 \ 埋 没

233 \ 行 云

249 \ 自 焚

青梅竹马

一

这条街名叫大音寺前巷——虽然名字跟佛教有些不解之缘，可附近的居民都说这里其实是个车水马龙的闹市。绕过大街，经过一段不短的路程，就到了吉原大门的回望柳^①一带。三层妓楼灯火阑珊，绿柳低垂，铁浆沟^②倒映出灯红酒绿的迷人盛况。人力车川流不息，从早到晚络绎不绝，好一派喧嚣热闹的繁华景象。

绕过三岛神社的拐角，并没有像样的房子，大都是屋檐倾斜、十户或二十户连在一起的檐房。由于商业萧条，挨家挨户的門都半掩着，窗外晾晒着剪裁极不规整的古怪纸张，上面涂了白胡粉^③，纸背面贴着竹签，仿佛彩色的串香豆腐块。晒这玩意儿的并非一家一户，几乎每家都是日出而晒，日暮而收，忙得热火

①回望柳：在吉原街大门入口处栽种的柳树，因妓女和嫖客在这里回头相望而得名，也是吉原街的象征。

②铁浆沟：将吉原花街与外街隔开的大沟，当年有十二尺宽。相传是为防止妓女逃跑而设，因妓女把染黑齿（日本古代贵族盛行此习俗）用刺的“铁浆”倒入其中而得名。

③白胡粉：把贝壳烧制后研磨而成的白色颜料。

朝天，不亦乐乎。可这究竟是干什么呢？一打听才知道每年11月的酉日^①都要举行庙会，那些虔诚的善男信女们都要买这种竹耙，然后去大鸟神社祈福求财，大伙儿正在忙活的就是制作竹耙的材料。

自从正月里撤下门松^②之时开始，家家户户便开始忙着制作这种东西，虽说这是一项副业，可大伙儿都当作正经买卖来做。入夏以后更是无暇休息，人们忙得浑身上下都染上了五颜六色的染料，貌似指望着这项收入来买过年穿的新衣裳哩。

“大鸟大明神，如果您能保佑买福神竹耙的人大富大贵，那么也请您保佑我们这些造竹耙的人获得千万倍的利益吧。”虽然人们口中这样叨咕着，可人生中哪有那么多如意的事呢？从来还没有听说过哪家里因此发了大财呢。

这一带的居民大多从事与妓院相关的生意。男人一般白天在茶馆做服务生，总是哐啷哐啷地弄响鞋牌^③。可到了黄昏，男人就披着外套在门口招揽客人，女人则忙着在男人背后打火石消灭祈福求平安，那样子像要诀别似的，也许说不定今晚丈夫就会在“十人斩”^④的刀下丢了性命，或者为了劝阻殉情而遭到了忌

①酉日：日本农历采用天干地支纪年法，酉日即地支中“酉”对应的日子。农历十一月通常有三个酉日，称为一酉、二酉和三酉。每到酉日，东京的大鸟神社都要举行庆祝活动，在庙会中卖福神竹耙、黄米糕或紫芋等。

②门松：按照日本民俗，正月要在门口摆放松树枝，象征年神依附之物。

③鞋牌：日本人进屋脱鞋，所以许多公共场所采用凭牌存取鞋的方法，有专人照管。

④十人斩：有的嫖客由于不顺心而恼羞成怒，便提刀带枪地一通乱杀。所以，弄不好就会在死伤众多的流血事件中被误伤。“十人斩”是所杀很多的意思，又称“千人斩”。

恨。这种活计可是性命攸关的营生，可是干这一行的却似游山玩水般自在逍遥，着实令人奇怪。

至于女儿会干什么呢？她们提着带字号的灯笼跑来跑去，不是在头等妓楼打杂当学徒，就是在那七家茶楼的某一个里忙着给高档妓院揽客。可姑娘们出了徒之后会做什么呢？不外乎盼望有朝一日当上大红大紫的花魁，在舞台之上崭露头角。当然这里还有三十多岁的俏徐娘，穿着干净整洁的条纹布和服，脚上配一双青色袜子，草履鞋上钉着铁片，走起路来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，好不忙碌。她怀里抱着一个包袱，在路过的茶叶店的栈桥上砰砰地敲打两下，喊道：“不绕到前面去了，我从这儿递给你们吧。”不难猜到，她就是这一带人家所说的裁缝娘娘。

这一带的风俗与别处略有不同：女人很少有规规矩矩地系好腰带的，偏偏喜欢将好看而华丽的内腰带露出来给别人看。若是年纪大些的倒也罢了，连嘴里含着酸浆果、十五六岁的小姑娘竟然也打扮得这样花枝招展，着实令某些人看不下去。然而，这地方的风气便是如此，谁也奈何不得。

还听说一个娘们儿叫“紫某某”，名字起得跟《源氏物语》中的女子似的。她昨天还在河边那一带当妓女，可转天又跟着光棍老吉开了一家烤鸡肉串的烧烤摊，不料手艺太差赔了个精光，只好再次回到青楼干老本行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她当老板娘的架势还真比一般娘们儿像样。既然大人都是这副德行，孩子们自然也

耳濡目染地效仿起来。

再看看九月秋季里上演仁和贺滑稽戏^①时的大街吧。七八岁的男孩子像模像样地学着露八^②的口技和荣喜^③的做派，进步之快恐怕连孟母在世都会吓一跳哩。由于受到人们的欢迎，孩子们表演得更加起劲儿了，后来索性把手巾往肩上一搭，用鼻子哼唱起风流小调，在花街里四处游荡。十五岁的小小年纪竟然这么早熟，真让人有些担心，就连在学校里唱歌也打着“嘿哟嘿哟”的拍子；运动会上说不定会手舞足蹈地唱起运木工人的号子呢。这些孩子实在不好管教，老师们可要多费苦心了。

在入谷附近有一所私立学校，名叫“育英学堂”，竟也有近千名学生。狭窄的校舍挤得水泄不通，这里的老师也是很有威望的。只要一提起“学堂”，附近的人都知道说的是这个“育英学堂”。有个学生的家长是消防员，他逢人便说：“俺爹就在桥头的望火楼里值班哩！”他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消防员的本事，常常效仿他爹爬云梯的样子偷偷地爬墙，结果有个孩子跑去老师那里告状：“老师，防盗栅栏被他弄断了。”原来这孩子的父亲是替人打官司告状的师爷。还有一个孩子被同学取笑说：“你家老爷子是马仔^④吧？”小孩子听了这话，羞得脸红脖子粗。还有个

①仁和贺滑稽戏：即兴滑稽短剧。吉原花街有三大庆祝活动，分别是九月的即兴滑稽戏、四月的夜樱和七月的玉菊灯。

②露八：即松舍露八，吉原花街有名的男性艺伎。

③荣喜：即又吉荣喜，有名的净琉璃说唱艺人。

④马仔：向付不起钱的嫖客要账的人。

在青楼长大的孩子，头戴一顶垂缨的帽子，身穿考究的洋服，一副贵族气派。大伙一看见他，就跟在后面簇拥着，“少爷，少爷”地喊个不停。

众多孩子中还有一个名叫信如的少年，是龙华寺方丈的儿子^①。他的黑发还不知能留多久，因为他将来注定要穿上袈裟，继承方丈的事业。是否是真心信佛还很难说，不过他继承了方丈的才学，生来就嗜书如命，性情也极其稳重。有的孩子看不惯他的斯文样儿，就专门弄些恶作剧戏弄他，比如用绳子缚住死猫扔过来，对他说：“这是你的差事呀，念经超度亡灵吧！”然而这都是陈年旧事了，如今他在学校里数一数二，没人敢来找麻烦了。信如今年十五岁了，个头不高也不矮，或许是剃了光头的缘故，看起来总跟常人有些不同。名字按照“训读”读成“藤本信如”，可他的风度举止，倒更像是一个佛门弟子。

二

八月二日，千束神社举行庙会，附近大街亮出了各自有趣的花车和屋台车的彩车，要一较高下。年轻人个个兴高采烈，冲上护城河堤坝，涌进吉原花街里头。这种机会附近的孩子们当然不肯放过，他们从大人们那里听来只言片语，也看着大人互相约

^①日本的和尚可以娶妻生子。

定，统一穿上一色的夏衣，还要约定玩法。光看那架势，就足以让人大吃一惊的了。

自称“胡同帮”的顽童中有一个孩子王，外名叫“头子长吉”，今年十六岁，父亲是消防队的队长。自从上次演仁和贺滑稽戏时，他提着铁棒一马当先地走在队伍前面，顶替他爹开道之后，他就得意忘形起来，经常学着痞子的样子把腰带往下系，回别人话也爱答不理的，一副讨人嫌的样子。消防队员的女人们都在背后指指戳戳：“那小子要不是咱们队长的儿子……”

尽管长吉这孩子任性妄为，雄霸一方，可他也有“死对头”，那就是开着“田中屋”当铺的正太郎，他比长吉小三岁，家境殷实，人长得也帅气，大家伙儿都很喜欢他。

长吉读的是私立学堂，正太郎上的却是公立学堂，同样的一首歌，似乎正太郎唱的才是正宗正派。去年和前年，正太郎他们仰仗有大人撑腰，庙会活动也办得风光无限，长吉等人也不敢找茬打架。到了今年，长吉放出话来：“你们知道俺是谁吗？俺是小胡同的长吉呀！”要是今年再输给他们的话，伙伴们就会嘲笑他在吹牛，再去辨天河游泳时，孩子们恐怕也不会都跟着他了。比力气的话，长吉肯定赢定了；可也有人觉得田中家的那小子待人和气，学问又好，竟把“胡同帮”的太郎吉和三五郎等孩子给收买了，如今他们都加入正太郎一伙了，这也让长吉气愤不已。长吉心想：“后天就是庙会了，如果再赢不了正太郎，就一不做二不休，拼个鱼死网破。哪怕自己瞎了双眼、打断条腿也不要

紧，必须让正太郎的脸上挂彩。俺这边能帮我忙的有人力车夫的儿子阿丑、卖头绳家的儿子阿文和玩具店的儿子弥助等人，有了他们，我就不会输给正太郎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藤本，要是把藤本那小子拉过来，就应该有好主意了！”

十八日临近黄昏的时候，长吉边走边用手不停地驱赶扰人鼻口的蚊子，穿过竹丛繁茂的龙华寺前庭，蹑手蹑脚地靠近信如的房间，探头问道：“信如兄，在吗？”

“有人说我做事太粗鲁，可粗鲁的人也有烦心事呀。听我说吧，信如君。去年，俺的小兄弟跟正太郎一伙的小鬼比试灯笼，不知怎么打起架来，结果他们把俺小兄弟的灯笼打了个稀巴烂，还七手八脚地把他举了起来，嘴里说什么：‘瞧瞧胡同帮的德行！’丸子铺的那个脸长得像大人似的傻大个也骂道：‘你们有头头吗？说是尾巴还差不多，猪尾巴呀！’俺那时候正在千束神社拜神，等我后来知道了，恨不得马上去报仇，却被俺家的老爷子一顿臭骂，只得忍气吞声。前年嘛，你也知道，大街的那帮小鬼聚在文具店门口表演滑稽戏。那时候俺过去凑热闹，竟碰了一鼻子灰：‘你们胡同里也有胡同味儿的滑稽戏吧？’他们只当正太郎他们是客人，简直把我给气坏了。不就是家里有几个臭钱吗？还不是开当铺赔钱又去放高利贷的家伙，有什么了不起！这种坏蛋啊，就该把他干掉，留在世上也是祸害。这次庙会上，俺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，好好出出俺心中的恶气！信如君，俺知道你不愿意，可你看在朋友的面子上，拜托你帮帮忙，为胡同帮报

仇雪耻吧！帮我狠狠地教训那个自以为唱歌都比咱们正宗的正太郎，好好灭灭他的威风！他骂俺私立学堂的学生是傻瓜，那不也是在骂你吗？拜托啦，帮我个忙，到时候用长柄灯笼砸他们。俺实在觉得窝囊，这次如果再吃败仗，俺长吉就再也没脸混下去啦！”长吉有些气急败坏，使劲地摆着他那结实的肩膀。

“可是，我没有那么大劲儿呀。”

“没劲儿也不要紧！”

“我也不会用大灯笼砸人呀。”

“不会也没关系！”

“要是我的加入，害你们输了，怎么办？”

“输就输吧，真的那样也只好认倒霉。你呀，什么也不用做，只要站在胡同帮给我们端架子就够了。有你在，大伙儿都很会站在我们这边的。俺是个大老粗，可你是个大秀才啊！要是他们转上几句汉语词^①笑话我们，你也用汉语词回击他们好啦。啊呀，真是太好了！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啦。只要你答应，俺们的力量一下子就大了上千倍。信如君，谢谢你啦！”

长吉一反常态，竟然用这么温和的语气道了谢。

一个是系着三尺腰带、足蹬草鞋的消防工匠之子，一个是身穿青黑色棉布外褂、系着紫色腰带的佛门子弟。本是所思所想和言谈举止都大相径庭的两个人，可长吉自小在这龙华寺门前，深

^①汉语词：明治维新后，日本民间崇尚汉语文，用汉语说话是有学问的表现。

得佛门夫妻的宠爱，况且他和信如又是同学，人家骂他是私立学校的傻子，信如心中也颇为不爽。长吉生来就一副不讨喜的模样，大概也没有哪个朋友真心待他。可眼见着大街上的小伙子们都站到了正太郎的一边，再者说，长吉每次打架吃了败仗，事端大多是由田中屋挑起的。如今长吉苦苦哀求自己，于情于理自己都不能驳了他的面子，所以信如答应道：

“那我就加入你们这一伙儿吧。我说话算话，绝不食言。可还是尽量不要滋事打架。若是对方挑衅，又另当别论了。等着瞧吧，一旦打起架来，我用一根小指头就能制服田中正太郎那小子。”

信如居然竟忘记了自己的羸弱，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一把从京都产的、刻着“小锻冶”^①铭文的小刀，展示给长吉看。

长吉凑到近前，说：“哎呀，看上去蛮锋利的嘛！”

太可怕了，要是他们真的动起刀来，后果将不堪设想！

三

这一带的街上有个小姑娘，人称“大黑屋^②美登利”，留着一头一直垂到脚跟的秀发。她把头发从发根扎起，刘海松松蓬起，

①小锻冶：指日本平安时代的名刀匠三条小锻冶宗近。

②大黑屋：大黑屋是妓楼的字号。

在头顶上挽成一个大发髻，美其名曰“赭熊”髻，虽然听着有点吓人，却是当下的流行，连大户人家的女孩们都纷纷效仿。美登利皮肤白皙，鼻子高挺，虽不是什么樱桃小口，可紧紧抿着的嘴唇倒也并不难看。五官逐一品评起来，或许还算不上美人胚子，可她那柔和清脆的嗓音，妩媚俏皮的眼睛，活泼可爱的样子，都惹人喜欢。她身上穿着单衣，白地上印着橙色的花鸟。里外两色的腰带高高地扎着，脚下一双高底漆色木屐，这种高度的木屐恐怕在花街附近也是很少见的。她刚刚晨浴归来，脖子上涂抹了一层官粉^①，手里拎着湿手巾。从花街玩乐回来的年轻人一见她这容貌，都说：“等着看吧，三年后不知道会出落成什么样子呢！”

听说美登利的老家在纪州^②，说话时总能带上点家乡的口音，这也是她的可爱之处，可她最惹人喜爱的还是她那慷慨大方的性格。与一般的孩子不同，她的钱包总是沉甸甸的，说起来全是沾了姐姐的光，因为她姐姐是吉原最当红的名妓。妓院的老鸨们为了巴结她的姐姐，便时常给她点零花钱，还说：“漂亮姑娘，拿去买一个洋娃娃玩吧！”又说：“这点钱给你买个皮球什么的。”给钱的人不图她的回报，当然拿钱的人也不知珍惜。她花钱如流水一般，一下子买了同样的皮球送给了同班的二十个女同学。甚至有一回为了叫小伙伴们高兴，她把常去的那家文具店的存货一扫而光，分给大家。这么小的年纪，又不是什么大财主

①官粉：化妆用的白粉，主要成分为碱式碳酸铅。

②纪州：日本古代纪伊国的别称，包括日本现在的和歌山县、三重县的一部分。

的小姐，却这样没日没夜地胡乱花钱，真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办。虽然爹娘都在，可都一味地惯着她，舍不得说一句狠话。而且妓楼老板对她也格外关照。听说她既不是老板的养女，也不是他的亲戚；当初她姐姐卖身的时候，爹娘听了看相老板的劝说，一家三口便收拾家当来到京城谋生。至于其他的事，可就不得而知了。眼下一家人寄住在妓楼的别院里，娘给妓女缝补衣裳，爹在花街某妓楼做账房。至于美登利呢。她除了上学，也学学歌舞和缝纫，其余时间便随心所欲了，一半时间在姐姐的房间里玩，一半时间在街上玩耍，早晚听到的都是三弦琴和鼓音，看的都是穿着朱红、紫色的奇装艳服，如此游荡度日。当初刚来这里的时候，她穿着和服夹衣，配了个藤色缎子褂领披，走在路上惹得胡同里的孩子们嘲笑她是个乡下佬，这可不得了，气得她整整哭了三天三夜。如今可没人敢嘲笑她了，倒是她总去嘲笑人家“什么破烂衣裳！”在穿衣打扮和斗嘴方面，没人是她的对手。

二十日是庙会，朋友和小伙伴们都来央求她，要好好地玩个痛快。

“好吧，大家分头想些好点子，多多益善。咱们挨个玩儿个遍。花多少钱都没关系，有我哪。”爽快的美登利一如既往地满口答应下来。她简直就是孩子中的女王。她的话似乎比大人说的话还有效力呢，孩子们谁都不愿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，抢着说：

“我们表演滑稽戏吧，借个店面，让大街上的人都好好看看。”